

云。明治十有五年。

東方日出一噉噉。天下雞鳴告早晨。君王御服新織章。君妃服御蜀羅裳。君王君妃錫寵處。日高堂堂滿座光。萬方臣妾始朝入。一夫一婦共翱翔。雙顧雙眄引有情。雙跪雙拜雙祝長。應無一人唱曠夫。旋有鯉魚屢休祥。曾聞一孫言中庸。家庭訓導頗自彰。君臣都皆在二南。舊來在鎬是文王。濟濟多士悉爾有。何彼蒼者太公望。干戈戚揚早聞名。文王事業彼實昉。岐山鳳凰終無恙。君家鴛鴦十二行。夏十一月周正月。天暖禁苑梅花芳。漢家鴛鴦七十二。清池清漪雙鴛鴦。憶昔君王尚冲襟。戡定禍亂猛伐揚。二百七十版籍入。四十二萬貔貅藏。周室中興非忽卒。朝旰聽政遂思襄。曾是獵狔誅討勞。却在十月戒繁霜。周繆未必事八駿。巡狩詎用四白狼。呂刑一篇必

觀仁。仁者壽矣是不狂。彼趙武靈意變制。由是竟欲吞胡羗。自代入秦憫英武。一朝頓廢哀罔慶。是與君事奚能關。君事還將與之皇。言今問昔多低回。論遠及近在慨慷。制小石闕未言高。漢高直謂毀未央。露臺百金豈爲重。漢文思民尚徜徉。衣弗曳地漢遂興。煬帝靡靡隋以亡。惟不德動罔弗亡。人亦有言命靡常。昔皐陶言作興事。數省汝成舜道昌。明王圖政維貴德。順天有成樓不遑。酒誥享祀文王勉。能承緒業斯成康。昨夜天皇事上帝。深能回顧拜四方。近來自比老成人。德之躋躋又踰躋。此事此典。皇后翼孝思孝先。皇后將配作天妹事亦艱。乾坤雙儀宰无疆。房中自昔上帝祭。房中神樂是洋洋。唐山夫人精律呂。鬼傷神傷福无鄉。正月元日天朗朗。思念天下未能忘。未能忘。悲陽春。陽春熙熙天下民。陽春綽綽天下辰。天下

會計且要正。天下風俗知改新。雞鳴一聲汝南篇。一聲雞鳴桑樹巔。

何如璋曰。宣上德。抒下情。述古事。鑒來今。風人之詩耶。屈子之騷耶。咸嘆蒼涼。是一篇絕奇文字。不得以尋常格調拘也。

黃遵憲曰。古調新聲。真風人之遺音。

張滋昉曰。合三百篇漢魏。鎔鑄而成格。老氣蒼不同凡響。

感情倣張曲江體四首
道行自有時。今余無爲忼。東方一平旦。天下群雞號。居者亦能勞。行者亦能勞。總欣心所懿。祥雲欲翔翱。茲時雞未叫。坐以待平旦。不知臣何思。疑獄在平反。如許風寒節。母乃勞宵吁。還是君王業。奕世光爛熳。鳳凰次海上。鸞鶯宿泰阿。待君昇平日。翔舞翅婆娑。念余匪謬

節於躬多蹉跎。殷情竟茲夜。銀漢明若何。

肅肅宵邁鳥。知是西南翔。其聲從良方。起見星明光。嚴冬十二月。而今威其霜。復坐拖裾帶。遂欲朝明王。

何如璋曰。音節入古。

黃遵憲曰。忠孝纏綿。音節意境。俱似漢魏間人作。

張滋昉曰。溫柔敦厚之旨。纏綿悱惻之音。兼而有之。

與正直上酒家樓
萬里長河一脈流。八州山色獨茲樓。鎌倉墟落民烟咽。里見臺邊落鳥愁。元道天皇租入域。常聞風響易颼颼。我呼大白知誰與。豎子成名人隱憂。

黃遵憲曰。傾喉直吐。有睥睨一切之概。

張滋昉曰。慷慨激昂。唾壺擊碎。

和張巡聞笛作四首 附小引

張巡者。有唐一代名人。微乎張巡。則當時諸將陷于碌碌中。也。張巡自奮。而諸將劍舞矣。今夫張巡者。匪有寸兵尺鐵者。振臂一呼。天下望見乎其風采。奇智偉略。往往作人模範。有唐一代盛矣哉。李光弼也。王思禮也。郭子儀也。烏重胤也。李晟。李愬也。其智勇輩出者。疇謂非嘗張巡餘唾者耶。巡至矣。聊綴燕辭。以步之瑤礎云。作和張巡聞笛作四首。

斗絕城孤峻。舊曾無蔽陰。賊軍重沓日。大將指揮心。南八威炎有。賀蘭非義深。哀哉羗虜笛。半把漢人音。

黃遵憲曰。純乎老杜聲口。

虜勢四圍合。焉看陽與陰。可憐一姬肉。聊慰本軍心。戰急嗟兵力。智窮慨節深。深宵明月出。人散笛中音。

祿山彼何者。天地漲群陰。身取將軍印。節稱聖主心。孤城防守有。百闔慨慷深。誰獨當宵夜。笛聞縹緲音。

是時虜軍合。四面亂寒陰。不見張巡色。焉知許遠心。氣興晨出戰。門閉夜方深。將復命防禦。凄然橫笛音。

何如璋曰。序雖數語。而推重張公特至。與昌黎書後。同一卓識。詩亦蒼勁。

張滋昉曰。蒼莽處。自與古會。

風雪篇

風雪紛紛一何并。其初點點貼池萍。昨夜風雪度遼水。有響咆哮欲動城。一片雪大大如絮。終晨終朝零又零。風急却是雪無力。飛入美人雙玉屏。雙鳳凰。瑟鳴不響。雙鴛鴦。絃響不鳴。雙彈雙調。何爲苦。定是關山遠別情。夫婿銕衣生寒光。手裏寶刀三

尺冰。如何妾管冷多少。千里萬里雪瑛瑛。

何如璋曰。意境格調。不落凡近。

張滋昉曰。直追風騷。

黃遵憲曰。集中諸作。設色著意。皆不落唐以後人語。又非有心摹古。以襲績爲工者。蓋先生率其胸臆。駸駸自與古會。俗手所不能解也。

別何公使行 並序原六首節錄三

余平日閒暇無聊。言必爲句。未知協律乎否。敢質焉。
天上白榆。淒絕吹人間。幾日亦能悲。大海鯨魚潮。是沫中池龍。
子墨爲縈。已弔物情先。玉淚獨當別。讌轉珠詩。不言君去無相。
顧。明月光輝定早隨。何如璋曰。蒼涼沈鬱。一字一珠。

煒光使者自蒼清。手卷雲烟筆管成。落紙墨皆龍虎現。飄空字

悉鳳皇明。風前體度嬌無力。月裏瓊琚瑤有聲。揖我且言君帝

子。曾居天上五層城。何如璋曰。風格自高。

客立崑崙第一峰。千年桃樹蔚蔥龍。嵩山道士簫聲伴。華嶽仙

人劍佩從。此日西風林震動。茲時溟海浪深淘。蓬萊使者何能

至。路隔白雲重疊封。何如璋曰。深微之旨。綿邈之詞。此境殊不易到。先生

本祇隔一衣帶水。然兩國情事。彼此俱深。茫然各以其憑虛推測之。可謂微遠。張

論輕侮之心。生而猜嫌之端。起矣。此詩深具卓識。而以其寄託出之。可謂微遠。張

滋昉曰。第六首神似太白。

張滋昉曰。六首雍容大雅。意旨遙深。其卓見偉論。非俗子所

能夢見。

自惜行

瑤池使者不言還。瀛竹秦笙桃玉顏。一曲鳳歌忽如雪。自疑身

悞落人間。

何如璋曰。不特先生自惜。知心人當共惜之。
張滋昉曰。自是君身有仙骨。

歲晚行四言

天何昭質。歲月時日。但曰往來。亦孔之疾。錫我年齡。其實口實。
五十四年。一何早失。與一奪一。予則居一。去年今年。乘除之術。
詎爲司命。是誰泰壹。天之芒芒。難言其吉。髣髴雪霜。密密。
歲之暮矣。吾憂以筆。

何如璋曰。天地茫茫。愴然涕下。讀先生此作。可謂異曲同工。
黃遵憲曰。沈鬱蒼涼。古厚樸茂。可與天問竝傳。

一杵一白

一杵一白。我夫我婦。思我豐年。思多所取。于千萬壽。
一杵一白。我婦我夫。思我豐畝。思鮮所租。子孫之圖。

法之酷矣。我不知矣。刑之苛矣。我不咨矣。人而良善。夫婦攸宜。

何如璋曰。葩經之遺。俗手那能解此。

黃遵憲曰。碩鼠萋楚之遺。以忠厚出之。真詩人之詩。

望彼南山

望彼南山。白雲離離。黃帝堯舜。不與予歸。

望彼南山。白雲散舒。皐陶庭堅。不與予居。

望彼南山。白雲去來。文王夫婦。不與予回。

何如璋曰。此三詩。卽五柳先生北窗高臥之意。

黃遵憲曰。寄託之高。似周秦間人作。

張滋昉曰。四言三篇。沈浸醲郁。深得風詩宗旨。靖節先生不
得專美於前矣。

又別何公使

言君實返淚斑斑。燈下我今詩再刪。念賦栢舟非衛國。遂攀楓葉奈空山。哀鴻聲落宵庭寂。老馬嘶長曉櫪閒。孤倚欄干西漢沒。南箕北斗別懷艱。

何如璋曰。情深語摯。讀之凄然。

黃遵憲曰。比興深遠。意則屈原。詞則杜陵。

有感

獨善憂愁獨善歌。千年忼慨此身多。黃遵憲曰。十四字。悲壯之極。曾如聞鈞天廣樂。其聲動心。曾爲有友看何友。既曰莫沲旋又沲。堯舜文王不吾與。周公孔子是誰加。陶家夫子費私慕。想像空存白雲阿。

何如璋曰。尙友古人。襟期自遠。

感詩

自古詞宗少邇仁。浮言糟粕舊陳陳。有唐三百魏徵確。典午東

西陶子真。練句不工。反其本體。裁雖取倣。咎顰自家。情性自家。譜一筆呵。成語意親。

何如璋曰。詩固如此。事亦宜然。

黃遵憲曰。意在言外。微而顯。婉而彰。

張滋昉曰。三首深得詩中三昧。故能言之有物。

名劍篇

煒燿陸離名劍篇。君王汗馬走奔年。一朝事定何爲用。人遠五湖烟水邊。

何如璋曰。光燭斗牛。有時還復騰躍。

張滋昉曰。烏盡弓藏。言之慨然。

又感

西風悵立日云斜。雁字行行又作叉。何如璋曰。茫茫百端。對此交集。黃遵憲曰。字字有深意。三復使。

然人恨 伯玉古詩傷往迹。盧家少婦自長嗟。王維墨法雲明淡。岑子悲歌雪意加。此夜此時難道恨。柳州吟句漫陶家。

張滋昉曰。別有寄託。

遣興

俗人異所聞。學者殊所道。哀哉孔子賢。被惡于莊老。鷺鳥喜彼噪。雁鵝欣梁稻。陶子獨何念。詩書合懷抱。何也少陵氏。爲此愁絕倒。東家未嫁婦。西隣胡懊惱。自從公旦死。橫議處士造。邦罔道久矣。仁親孰爲寶。彼似而非者。無鹽輒稱好。凡代有一善。宜爲相頌禱。苦慕陶公節。國仇哀不討。其志空義忠。旦死未厭早。孔子夙所教。固窮終身保。公旦之遺訓。人倫懷襁褓。有子賢與愚。命乎心勿佬。彼亦有重此。未忘爾祖考。依仁乃爲達。莊老渠枯槁。西施烏鳶避。避俗同一套。賦詩羨荊軻。何遑摘華藻。贈人

戒二心。試諷誦四皓三良殉。繆公責孰道。臣阜不有田子春。忠行殊顥顥。聊脫敵樊籠。何處問有昊。至披山海圖。誰知憂燥燥。止酒不爲惜。非噤唇吻燥。待盡不招醫。痛矣倚衰艸。張滋昉曰。包羅史事。自鑄偉詞。非眼有千秋者。不能道。秋氣從西來。奄失今紅綠。四顧何所視。安得不躑躅。欲覓幾許芳。行行循川曲。豈不有菊花。命亦亮急促。霜露日夜降。憔悴峻節酷。頗訴情所訟。時哉遇屈辱。苟爲性近道。歲晚請以勗。張滋昉曰。希蹤靖節。詩亦酷似。采詩以察俗。風雅有正變。我慕季札哲。立言一何驗。大漢則古義。泱泱氣象見。降逮建安末。風風尙克念。堂堂大國風。磊落夏華彥。吐言靡假借。美也栢梁宴。及後士柔佞。無有一曼倩。雷同以爲賢。謂趙逸勿纂。舉士業浮藻。上下事娟豔。可哀胡馬入。何

人見邀戰天下多爭亂時代急讓禪孰爲忠且孝王謝世更薦
池塘生春艸允美何足羨忠義感君子總無相省戀意奇句乃
奇情鍊語初鍊卽觀唐以下何詩爲最殿雖謂詩小事剛柔風
所變宜且壯汝氣立志尤所先古之興國者俾人氣不倦賦比
興並列由來異華絢華絢令人迷天治使人眩玄化俾人愚俚
俗教人賤亮矣梁甫吟諸葛白羽扇偉哉大風章漢祖三尺劍
張滋昉曰詩之源流闡發無遺而注意之處斷非俗子所得
夢見蓋於此中三折肱矣
泛泛出山雲已亦作雨來人則似不然一往不復歸是以古王
者往往切民悲居處有棟宇終焉有丘垤耕獲有甫田婚娶弗
愆期二月天桃華四月薰風吹七月莎鷄振十月蟋蟀啼爲善
又復足聽鷄懷孜孜苟使民無憾此外亦奚爲

張滋昉曰如讀七月之篇樸質中難以穠艷
公無渡河而遂渡河不用婦言一至此身老江湖風霜多前年
失一良友前原前參與本年失一良友西鄉故大將所視非故物安得不搔首
風霜脫榆柳

張滋昉曰節短音長動與古會

擣衣

閨裡少婦搗玉碓東方月出宵沈沈素腕高約持杵急杵與響
應飄愁心愁心迢遙三千里九月清寒交河水黃花戍上飛鴻
雁白榆關外征役子征役茫茫無回家王事應宜淹風沙初在
家時手種桃屈指別來三開花別來莫日不相憶却論心事本
互識遠裁寒衣供軍旅願克退敵盧龍北盧龍北畔回首時閨

裡定誦木蘭詩。刀尺冷冷月。亦落衣中纏綿雙縫絲。

張滋昉曰。纏綿悱惻。神似張王樂府。

古風八首

祿山初反叛。其勢若焱風。張生本儒士。正據保城功。四十七日間。千八百戰攻。行在書初達。稱哨手束空。賀蘭無援策。饑食道究窮。守正而滅盡。歲晚夫子雄。鐵堅常摧石。砥平旋礪鋼。所用各有當。要之柔與剛。張良使漢高。劉季臣子房。其志互異趣。概此明及良。瑣瑣丘中柯。常作斧柄。張斫倒丘中。根痛矣爲一傷。李杜雖殊調。其憂作我師。不啻兩君爾。古者儘有之。乃語上代時。曾是黃帝詩。采薇夷齊怨。麥秀箕子悲。南風有虞歎。叢脞咎陶咨。其細季札惜。劬勞伯鸞噫。磁石克引鐵。情深輒啓思。若彼

九臯鶴。有人回首時。蕙蘭感君子。於邑屈子辭。人性久似惡。世間多茲事。切切子與氏。乃欲訓仁義。枿鑿不相容。方圓器類異。賊子常朝盈。忠臣不地置。哀岳鵬舉功。著慘禍至。佛氏說輪迴。似此不莽鹵。則天常食子。前身決猛虎。彼姝上官氏。披言珠璣吐。至罔省人理。殊善鸚鵡語。太宗納弟妃。禽獸義乃取。高宗娶父妾。謂言法廼祖。每惜唐帝業。女禍熾毒蠱。桀犬昔吹堯。豈以非其主。我過墟邑中。鳴聲隨跬步。悞余爲堯者。苦汝桀自取。一步吠已急。再步信信咻。三步仰見齒。掉尾乃入戶。斯知欲得食。所以餘勇賈。堯家不畜禽。我歎切邁古。秦檜立當朝。阿附稱其賢。馬光離職後。滿廷悉笑焉。聖與愚在勢。強弱欲相懸。十月枯草原。誰辨蘭蕙邊。

當夜鵬似傑。方畫烏欲雄。曾是唐虞際。禹陶獨稱忠。鼠已在社。裏狐又居城中。吁嗟商紂時。康來猶夸工。鷺鳥之猛鷺。察天有悲風。以是終憂愁。鸞凰道殆窮。

張滋昉曰。古風八首。能洞見古人隱微。故至理名言。如濤湧。瀾翻。奔赴腕底。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康有爲曰。讀至公第八章。令僕慘然煩涕。國已將亡。而榮祿猶肆然得意。康來夸工。古今同之。

論詩四首

大雅之遺響。伯鸞稍勁後。語皆不及私。已念天下有。是允仁人。徒將以規章。后五噫。切時痛直哉。辭離口。孟德雖悖矣。初仍忠義首。慨其亂離狀。一一予攝受。兒輩悉無似。輕佻氣不厚。以我學作詩。應宜戒其醜。六代殊靡々。體弱概蒲柳。誰無有國家。罔

才能左右。慇懃陶淵明。截然獨所守。苟仕仇人朝。其名亦奚久。

漢詩豈不美。大抵風騷流。最切大雅響。唯有朱虛侯。諸呂亂天

下。克定之者。疇陳平絳灌徒。老矣不足儔。

漢有房中樂。其作之者誰。聞有唐夫人。淑德良爲之。美乎何洋々。

辭合亦離披。於乎內助義。念公不在私。

孟軻歎詩亡。豈非王迹熄。時危君子逃。居者取容嘿。誰復作之

詩。以規周主德。衰亂日云甚。人民誅求極。爲上不實易。爲下多

殷惻。

阮公仕魏朝。日夜促清酌。未審其所詠。本意安倚託。典午之強

盛。無人能蹇諤。苟乏規諷益。詩亦可不作。或言渠高世。情懷夙

淵博。幸矣身先死。不見受晉爵。

康有爲曰。大作淵懿朴古。漢魏之音也。而高義紛陳。阮籍必

媿云。苟乏規諷益。詩亦可不作。得詩之本義。讀至時危君子。逃。念公不在私。最切大雅遺響。惟有朱虛侯。則令予俛仰生悲矣。

奧州太守行

奧州太守初稱賢。一朝之間失娥眉。與黃金千。奧州守以千金購美姬。一朝之間又殺之。魯國皇帝猶似麤。旦夕之內得壯士與夜光珠。魯國帝就外商購得大珠千萬金。如其意遂使之爲魯民。或嘲麤麤。帝曰。予既命爲魯民。則是魯常多一民。而所擁金隨入魯。魯又別有一名珠也。今之形勢。魯日起。經營區畫。嘗至矣。取弱侮。昧仲虺誥。其費求之四疆裡。莫謂彼邦今猶貧。其域海通南北水。雄鯤所居久占領。化作大鵬寬遷徙。隣國情狀悉宜察。虛費殉名無爲耳。喜夸文明那得實。破敵莫若德義揆。只願國家在安民。民之所戴強無比。三千一心周所昌。臣不復道魯方美。天地不費四時行。日月無名萬物侈。不辭

費吾詩旨

張滋昉曰。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眼光所注。纖悉無遺。歸到勿循名在安民。非智藏萬卷。眼有千秋者。曷克臻此。斗筭之輩。何足以知之。

樞院卽事似諸公

老聽樞機多苦辛。冬旻雨霖自今頻。本知王道同仁視。事不如斯病我民。議長才華殊少比。解難治紊俱稱美。君皇天下期太寧。一使四民同國是。諸公堂堂同在公。才識偉辨共稱雄。吸血磨牙今世界。當虞消禍未萌中。瑟瑟風寒入蒲柳。生遭聖世身衰朽。國家大憲真叵言。定判

吉凶多歲後。

張滋昉曰。民隱國是。俱在藎念。足見老成謀國之忠。

偕樂園餞贈黎公

密謀虞坐廣。秘事慮人稠。所以終日宴。欲言又復休。君既大國使。矧遂子房籌。本謂盧諶輩。焉知劉琨愁。烈士不徒死。常爲本朝謀。達人明視遠。懷抱千載憂。朝鮮之其壤。介在三國陬。其地所關係。譬漢有荊芴。得者必有利。隣邑各恟恟。其主不能守。劉表子弟柔。今鄂大於魏。蓄養億貔貅。日本與大清。勢或吳蜀侔。若復互憎惡。誰耐歌同仇。蒙遜所見小。殊非子敬儔。其地一入鄂。孰復執其尤。蠶食從此始。由來無亞洲。不怪王濬兵。直能衝石頭。今公歸有日。復命何以不。大勇尙果決。須向機宜投。且夫天津約。輻抑以悵惆。連鷄不相下。何況其能媮。卽失進取勢。敵

人得謀猷。下手既已愆。掣肘欲何求。事生於嫉妬。非和媾所修。改命無不可。因循丈夫羞。斯事試入耳。用捨在賢侯。義因著以宣。道繇傳以悠。情傷別以切。疾須藥而瘳。往矣壯汝氣。功烈炳千秋。

酒田瞰海樓詠

羽州西望足青波。鳥海山容依舊多。世事蒼茫人欲老。樓船嘗載大兵過。

張滋昉曰。此詠想見當年緩帶輕裘。指揮如意。今際昇平。不勝髀肉復生之感。

函根山溫泉此地前年 鳳輦駐蹕之所十二首

溫泉初未設行臺。鳳輦遙經翠巘來。河伯聯斑齊頌祝。山靈低首作陪臺。

宮下溫泉御室開。我今拜閱首三回。山民竟未忘恩澤。共道太平天子來。
行幸遺踪此地聞。孰應銘石錄斯文。溪泉泌沸增清冽。嶺樹蕤競馥芬。
聖日熙熙正挂山。民心總喜拜龍顏。御泉引處恩膏溥。流得迢遙到世間。
一從龍駕叱雲迴。山內煮蒿瞬忽開。罔兩神姦皆遁跡。聖皇親幸噴泉臺。
山教陰火煮鳴泉。天爲吾皇錫萬年。麗日焜煌湫底影。甘漿滂沛洞中煙。
長虹飲澗俯層波。聖主巡遊陟岫阿。天上翼星儀衛列。雲中羽族扈從過。

泉房一鎖歲年閑。水沫湍飛碎玉斑。應識山靈常拱衛。晝呵宵護洞門間。
君王御借土人扉。宸坐設爲蒼翠微。星斗覆旋九重列。山巒幄幔四周圍。
車駕一來民紀榮。行宮氣象盡清明。至今山表欣欣色。在昔泉流欸欸聲。
翠微涓滴水成渦。天子偶來恩作波。鏡裏淨泉日華到。山中清夜月娥過。
秋草搖紅御逕閑。往時玉輅陟來山。卽今微物猶遺澤。一露一涓殊色顏。
方濬益曰。似唐人宮詞。忠愛規諷。蓋兩兼之。非泛常紀游之作。可望其項背也。

張滋昉曰。溫泉諸首。於流暢之中。具古奧之致。不知者。將以王建宮詞比之。實則古香古色。漢郊祀諸作之遺。

江亭雜興同鈴生四首

珠樹江亭在。水聲日夜忙。仙人三四輩。噓笑共觚觴。渺渺方壺國。悠悠不死鄉。代天誰建極。仁義作綱常。惟仁義爲不死也。江亭一臨眺。形勢控金湯。四野風雲氣。中原格鬪場。成名常豎子。虛器尙尊王。昔曾多是事。不覺淚沾裳。誰挾青虬至。冷然蜃氣吹。瓊瑤木柯震。江海道途披。爛燦風中景。恍怳象外姿。揖吾如有語。胡苦久塵羈。蒲葉清汀綠。晴天四望開。人間閒日月。海上舊亭臺。星宿授瑤斗。素娥斟玉壘。亦惟爲君故。未至放懷恢。

張滋昉曰。渾灝之氣。如百川奔海。萬象森列。不可方物。與大

雅久不作諸篇。足以頡頏千古。

夏日草堂集待張袖海至分得鷺

美人消息江雲暮。來路迢迢隔京樹。我座高堂歌白鳩。一雙驚起翩翩鷺。

張滋昉曰。風格高邁。二十八字中。有兔起鶻落之勢。從漢魏樂府中溯源而來。直與太白竝肩。

奉送駕幸西都

乍驚椎擊誤時用。大國有賓何物狙。曲直比方師壯老。渠曹勇邁膽空疎。至尊吁旻費宸念。社稷艱難多簡書。恭送鳳輿郭門外。鄂羅太子疾何如。

張滋昉曰。時事舛戾。宵旰憂勤。寫出每飯不忘之意。非杜陵不克臻此。

夏與二三子飲二首

清風隨友至。白日趁誠來。蘭畹種馨德。桂林移美材。天開望已

達。襟豁意無猜。唯有二三子。稱言傾酒杯。

依仁愛山靜。學智觀水流。種玉無如德。攀楓先遣愁。地從終古

闢。樂逐去萍浮。萬歲千秋後。當掄堯桀邱。

張滋昉曰。萃千古雄傑之氣。而歸於純儒之流。方能有此跌宕

初達行在所

星言理行旅。電赴入京都。喉樹青葱轉。山苞碧綠輸。車中顧鳥

影。世上閱龍圖。東海亭障盡。南山壽域紆。皇闔天接近。御幔

地平鋪。試問龍顏麗。看違例日愉。狂夫誤大計。宸慮切中

樞。茲事誰分責。當身先可誅。朱雲堪折檻。堯舜急吁俞。按罪逮

苗。繇絕禍安海。岷瞻威武略。國鑒惠和孚。輔弼猶陶禹。頌歌

聊我徒。百年須奮發。前輩遂謀謨。不斷優柔戒。常令帝念孤。

張滋昉曰。於典重之中。而行以議論。東山零雨。此其嗣音。

天智天皇陵

一德中宗業。千年社稷功。風雲瞻氣象。陵廟倚穹窿。居敬謀逾

密。推動義有終。厥初殄醜虜。直是出宸衷。威略雞林北。聖

謨搏木東。于今論百世。在昔烈尤崇。配日光華竝。兼天模範同。

鳥啼寢園夕。經過感何窮。

張滋昉曰。句奇語重。叙述功烈。尤覺喬皇。直可薦之明堂清

廟。

歸路車中口號

眇眇瞻鵷路。遙遙辭闕廷。一行是徒爾。吾計偶無聽。禍亂原